

王國維 (1877—1927)

在文學、史學、哲學、古文字學、考古學各方面頗有建樹的學者。字靜安，浙江海鹽人。精求學問，披瀝古今，其學問之博，非經訪了以成。維新教育運動和家學研究會不啻其不竭之泉。其學問之博，非經訪了以成。維新教育運動和家學研究會不啻其不竭之泉。其學問之博，非經訪了以成。維新教育運動和家學研究會不啻其不竭之泉。

章太炎 (1869—1937)

初名學階，字枚叔。浙江餘杭人。他學問之博，非經訪了以成。維新教育運動和家學研究會不啻其不竭之泉。其學問之博，非經訪了以成。維新教育運動和家學研究會不啻其不竭之泉。

錢穆 (1894—1990)

字德純，字德純。安徽無錫人。其學問之博，非經訪了以成。維新教育運動和家學研究會不啻其不竭之泉。其學問之博，非經訪了以成。維新教育運動和家學研究會不啻其不竭之泉。

錢鍾書 (1910—1992)

字默存，字默存。江蘇無錫人。其學問之博，非經訪了以成。維新教育運動和家學研究會不啻其不竭之泉。其學問之博，非經訪了以成。維新教育運動和家學研究會不啻其不竭之泉。

黃元 (1904—1992)

字子培，字子培。浙江嘉興人。其學問之博，非經訪了以成。維新教育運動和家學研究會不啻其不竭之泉。其學問之博，非經訪了以成。維新教育運動和家學研究會不啻其不竭之泉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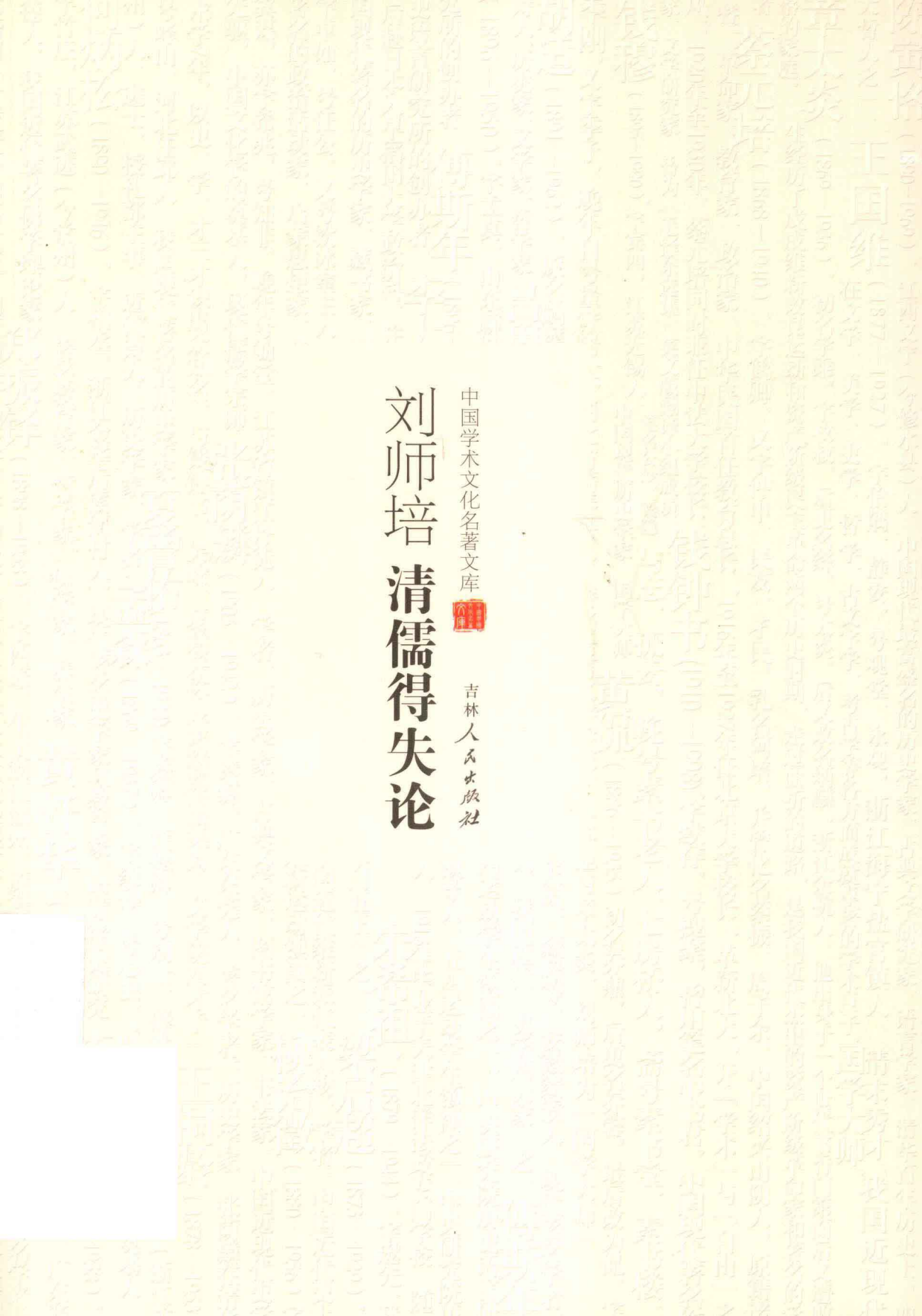
中國學術文化名著文庫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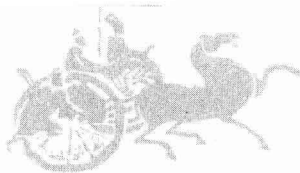
吉林人民出版社

劉師培清儒得失論

朱希祖

(1897—1958)





刘师培
清儒得失论



吉林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刘师培清儒得失论/刘师培著.
长春:吉林人民出版社,2012.12
(中国学术文化名著文库)
ISBN 978-7-206-08278-8

- I. ①刘…
- II. ①清…
- III. ①国学—研究
- IV. ①Z126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2)第308839号

刘师培清儒得失论

著 者:刘师培

责任编辑:李艳萍 田子佳

制 作:吉林人民出版社图文设计印务中心

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 发行(长春市人民大街7548号 邮政编码:130022)

印 刷:北京嘉业印刷厂

开 本:710mm×1000mm 1/16

印 张:17 字 数:230千字

标准书号:ISBN 978-7-206-08278-8

版 次:2013年3月第1版 印 次:2013年3月第1次印刷

定 价:29.50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影响阅读,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。

出版说明

一、中国学术文化名著文库，旨在为读者提供20世纪二三十年代以来的中国学术精品。当时，学问家经历了新文化运动，西学东渐，学术革新；因时应势而现出版高峰，大师名家之作数量激增，质量上乘，对此时及后世的中国学术发展与演进均产生了巨大的影响。

二、本丛书精选此时大师名家之有关学术文化经典著作，以期对20世纪以来的中国学术文化做一系统整理。

三、丛书所收书目，虽各自早有出版，但零散而不成规模。此次汇集，欲为推动中华文化之大发展、大繁荣尽出版人绵薄之力，成一民族文化珍品，为后代留存传之久远的鸿篇巨作。

四、为丛书系列之计，故以史学、国学、文学、一般学术著作之顺序编排。

1. 单种书文字量过少的著作，寻二三种内容相近，或作者为同一名家者，则合成一册，字数以30万字为限；

2. 单种书文字量超过50万字的著作，则分为上、下两册；

3. 单种书文字量超过100万字的著作，则分为上、中、下三册。

五、所收著作，版本不一；流布之中，文字错讹；择其善本，一一折校。现虽为通行横排简体，然尽量保持二三十年代原貌。

1. 人名、地名、异体、通假，仍从原书繁体；

2. 标点符号，从作者习惯，非排版差误者不予改动；
3. “的”，“底”一类文字之分，均从原书；
4. 遇原书字句有疑问者，非有根据不予更改，力求保持原貌。

“中国学术文化名著文库”丛书，工程浩大、环节繁多，编辑、校对、照排、印制人员虽勉力为之然错漏不免，还望方家谅解之余不吝指正。

《中国学术文化名著文库》编委会

主 编：

胡维革（吉林东北亚出版传媒集团总经理
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，博士生导师）

编 委：

赵 毅（辽宁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，博士生导师）
李书源（吉林大学文史学院教授，博士生导师）
程舒伟（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，博士生导师）
张昭军（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，博士生导师）
刘信君（吉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研究员，博士生导师）

执行编委：

杨九屹（吉林人民出版社 编审）

总 序 ：

在几十年学习和研究中国近现代史的过程中，我一直对中国近现代的思想文化学术史颇感兴趣。尤其是在1995年至1996年我和东北师范大学历史系知名教授杜文君老师一起撰著《中国现代文化志》一书时，更是对中国近现代思想文化学术史进行了认真的梳理和研究。由此，我对中国近现代思想文化学术史有了一个大致的了解，尤其是那些文化泰斗、学术大师、扛鼎巨著、思想流派、异说纷争等，更令我铭刻在心，萦绕于怀。直到今天，每每回想起那段英英厉厉、千唱万和的历史，仍然是激动不已。

从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，是中国历史上由旧民主主义革命转变为新民主主义革命，并逐步取得革命胜利的时期。前后两次历史性的开国，前者结束了延续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，后者标志“中国人民站起来了”。其间38年，是中国社会逐步实现由旧到新的转变时期，与该时期社会经济、政治的变革相适应，中国文化也在古今中西文化的冲突、反思、融合中变革着、发展着：社会文化的结构和内容在更新，西方文化被大量引进，中国传统文化也适应时代变革而被重新阐扬；一些原有学科的内容、体系在变革，许多新的部门文化纷纷兴起；出版了近十万种图书和无以计数的出版物，其中有不少革故鼎新、出类拔萃之作；中等以上学校培养了近五百万名学生，产生了一大批享誉海内外的政治家、思想家、哲学家、文学家、史学家、经济学家、教育家、科学

家，等等。这一时期在文化上取得了卓越的成就，尤其是“自从中国人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后，中国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动转入主动。从这时起，近代世界历史上那种看不起中国人，看不起中国文化的时代应当完结了”。

现代中国社会的经济和政治，是现代思想文化的源头。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基本矛盾是当时中国的根本国情，制约着现代中国文化的主题、结构、性质、内容和特征。“没有资本主义经济，没有资产阶级、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，没有这些阶级的政治力量，所谓新的观念形态，所谓新文化，是无从发生的。”但是从思想文化的相对独立性的角度来考察，中国现代文化是从古代的、近代的文化发展演变而来的。中国传统文化基本精神的演变，近代中西文化的冲突与融合，社会文化结构的变化，以及知识分子群体的历史走向等，都对现代中国文化的发生、发展有重要的影响。

纵观20世纪初年至1949年中国文化的发展历史，一般以五四运动为界分为两个不同的历史时期。在“五四”以前，中国文化的基本状况是，由甲午战争后起始的资产阶级文化运动已经开展起来，资产阶级新的文化体系逐渐形成，进化论、天赋人权论和资产阶级共和国思想成为新文化各个领域的指导思想，而新文化领域各部门也都为宣传民主、自由、平等服务。这时，文化战线上主要是资产阶级新文化与封建主义旧文化的斗争，学校与科举之争、新学与旧学之争、西学与中学之争都带有这种性质。资产阶级在领导文化变革中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，并为中国培养了一大批能够站在时代前列、代表中华民族“讲话”、“呐喊”的思想家。可是，他们无力战胜帝国主义文化和中国封建文化的反动同盟：中国资产阶级文化革命同其政治革命一样，始终未能彻底完成。“五四”以后，由于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，由于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和中国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登上政治舞台，中国文化格局发生了变化，以无产阶级共产主义的文化思想为

领导的新民主主义文化，联合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文化作为同盟军，向着帝国主义文化和封建主义文化展开了英勇进攻。

其基本态势是：其一，“五四”以后的30年，是中国社会的剧烈变革时期，是新民主主义革命逐步取得胜利的时期，与此相应，这个时期的中国文化仍围绕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主题，以传播、应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为主潮，以介绍和品评西方文化、重释和阐扬中国传统文化为重要内容，并以文化为武器来推动社会改革、人民革命和民族解放为根本目的。其主要成就，不仅表现在文化各领域、各门学科的变革与发展上，而且表现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、应用以及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上。其二，这一时期中国文化界出现了派别林立论战迭起的复杂局面。其中影响较大的论争有：东西文化之争、马克思主义与反马克思主义论争、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和关于中国文化出路的论争等，这是当时多种社会经济与复杂阶级关系、民族矛盾在文化形态上的反映，也是古今中西文化之争与多种思想源流汇集于中国社会的必然表现。其三，就文化的主要类型及其发展趋势看：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文化，代表着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；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文化，作为新文化阵营的一员，继续发挥反帝反封建、推进社会前进的作用；帝国主义文化和封建主义文化虽然占据统治地位，但是日薄西山，气息奄奄。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，在思想文化上是马克思列宁主义、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，也是革命民主主义思想的伟大胜利，是帝国主义奴化思想和封建旧文化在中国的失败和破产。这是一个总的发展趋势，而在不同的历史阶段，中国文化的发展和演变各有其不同的历史特点。

具体到各个学科，几乎每个学科都有一批学术大家在辛勤耕耘，都有一批学术著作相继面世。从某种意义上说，中国具有现代意义的、门类齐全的学科体系正是在这一时期建构起来的。例如在历史学学科，1939年开明书店出版了周谷诚的《中国通史》，1940年开明书店出版了吕思勉的

《中国通史》，1949年三联书店出版了吕振羽的《简明中国通史》，1948年新知书局出版了侯外庐的《中国古代社会史》，1949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周谷诚的《世界通史》，1936年南京文化印刷社出版了吕振羽的《殷周时代的中国社会》，1947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李源澄的《秦汉史》，1934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王钟麒的《三国史略》，1948年开明书店出版了吕思勉的《两晋南北朝史》，1944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陈寅恪的《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》，1946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金毓黻的《宋辽金史》，1947年上海中国文化服务社出版了孟森的《清史讲义》，1947年新华晋绥分店出版了范文澜的《中国近代史》，1937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罗尔纲的《太平天国史纲》，等等。这些学术巨匠和学术巨作，使中国现代意义上的历史学学科正式建立起来了。其他学科如哲学、文学、教育学、民俗学、法学、图书馆学、博物馆学、考古学等，也是如此。学术史是全息的。后来者应该探源开流，继往创新，把我国的学术研究推向一个更高的层次。

大概正是基于上述原因，我组织同仁历时数载，编辑出版了这套《中国学术文化名著文库》，以飨读者。

是为序。

胡维第

2011年12月15日
于长春百汇街寓所



目 录

- 古书疑义举例补 / 001
古历管窥 / 017
《春秋左氏传》答问 / 038
群经大义相通论 / 059
理学字义通释 / 097
字义起于字音说 / 128
转注说 / 132
古政原始论 / 135
汉宋学术异同论 / 182
南北学派不同论 / 197
清儒得失论 / 226
近代汉学变迁论 / 236
近儒学术统系论 / 239
舞法起于祀神考 / 246
原戏 / 251

古书疑义举例补

幼读德清俞氏书，至《古书疑义举例》，叹为绝作。以为载籍之中，奥言隐词，解者纷歧，惟约举其例，以治群书，庶疑文冰释，盖发古今未有之奇也。近治小学，窃师其例，于俞书所未备者，得义数十条，以补俞书之缺。续貂之讥，讵能免乎！

两字并列系双声叠韵之字而后人分析解之之例

王氏怀祖曰：“《大疋·民劳》篇：无纵诡随，以谨无良。诡，古读如果，随古读若隹。《毛传》云：诡随，诡人之善随人之恶者。按：诡随，叠韵字，不得分训。诡随，即无良者，盖谓谲诈欺谩之人也。”案：王说甚确。诡随，即《方言》之鬼隹。《毛传》分训为二义，失之。

《荀子·修身》篇云：“倚魁之行，非不难也。”杨倬注云：“倚，奇也；魁，大也。”案：倚魁，即诡随之倒文，乃叠韵字之表象者也。杨注分训，失之。

《左氏传》昭公二十九年云：“郁湮不育。”贾逵注云：“郁，滞也；湮，塞也。”案：郁湮，即郁伊之转音。《后汉书·崔寔传》云：“志士郁伊于下。”章怀注云：“不申之貌。”是“郁伊”即“郁湮”也。又，“郁伊”之音转为“郁邑”。《楚辞·离骚经》云：“曾歔歔余郁邑兮。”王逸

注云：“郁邑，忧也。”均与《左传》之“郁湮”同意。“郁湮”二字为双声，且系表象之词，以滞塞之义训之，固亦可通，惟不当分训某字为滞，某字为塞耳。贾说失之。

《诗·关雎》篇云：“窈窕淑女，君子好逑。”《毛传》云：“善心曰窈，善容曰窕。”案：窈窕二字，乃叠韵字之表象者也。以善心善容分训之，未免迂拘。《毛传》解诗，类此者甚多，学者不必笃信也。

两字并列均为表象之词而后人望文生训之例

扬雄《方言》云：“娥媿，好也。秦日娥，宋、魏之间谓之媿，秦晋之间，凡好而轻者谓之娥，自关而东，河济之间谓之媿。”郭注云：“今关西亦呼好为媿。”又，《说文》云：“媿，目里好也。”《列子·周穆王》篇云：“简郑、卫之处子，娥媿靡曼者。”张湛注云：“娥媿，姣好也。”是娥媿二字，为形容貌美之词。《诗·卫风·硕人》云：“螭首娥眉。”娥眉螭首，非并列之词也。娥眉二字，即系娥媿之异文，眉媿又一声之转，所以形容女首之美也。《楚辞·离骚经》云：“众女嫉予之蛾眉兮。”蛾或作娥，王逸注，训为好貌，则亦以娥媿之义解蛾眉矣。又景差《大招》云“蛾眉曼兮”，扬雄赋云“虞妃曾不得施其蛾眉”，均与《离骚经》蛾眉之义同。至于魏晋之时，始以眉为眉目之眉。如晋陆士衡诗云：“美目扬玉泽，蛾眉象翠翰。”以眉对目，而眉媿通转之义亡矣。若唐颜师古注《汉书》，谓眉形有若蚕蛾，故曰蛾眉，则并不知蛾眉之通假，可谓望文生训者矣。近人多从其义，失之。

《大戴礼·文王官人》篇云：“畸鬼者不仁。”畸鬼者，即《荀子》之“倚魁”。亦即《诗·大雅》“诡随”之倒文也。畸鬼二字，系表象之词，而卢辩注云：“恃祷祠而不自修。”则以鬼为鬼神之鬼，可谓望文生训矣。

《荀子·富国》篇云：“虽为之逢蒙视。”杨倞注云：“逢蒙，古之善

射者，言如善射者之视物，微眇不敢正视也。”郝氏兰皋曰：“逢蒙，叠韵，古或无正字。”王氏怀祖曰：“逢蒙视，微视也，即《淮南》之笼蒙，《新书》之风虻。”案：王氏之说是也。据扬雄《方言》以小雀谓之箴雀，《荀子·劝学》篇作蒙鸠，《大戴礼》作媵鸠。是蒙、媵二字均有细义。逢蒙二字亦犹是也。善射之人名逢蒙，或系以察及细微得名，然决不可以善射之逢蒙解荀子之逢蒙视。杨注之说近于望文生训，宜郝、王之斥其非也。

二义相反而一字之中兼具其义之例

《方言》云：“苦，快也。”郭注云：“苦而曰快者，犹以臭为香、以乱为治、以徂为存。”此训义之反复用之是也。

《方言》云：“郁，悠思也。”郭注云：“犹郁陶也。”《孟子》云：“郁陶思君尔。”是郁陶为忧思之义。郁陶即郁悠，悠转为繇，又转为邑。王逸《楚辞注》云：“郁邑，忧也。”故《尔雅》训繇为忧，《广雅》亦训陶为忧，是郁、陶、繇三字俱有忧字之义。而《尔雅》又云：“郁、陶、繇，喜也。”《礼记·檀弓下》云：“人喜则斯陶。”郑注云：“陶，郁陶也。”《乐纬·稽耀嘉》云：《唐类函》引。“酌酒郁摇。”注云：“喜悦也，郁摇即郁繇。”是郁、陶、繇三字又俱有喜字之义。盖忧、喜皆生于思，故郁、陶、繇三字均兼有忧、喜二义也。

《礼记·乐记》篇云：“外貌斯须不庄不敬，则易慢之心入之矣。”易慢二字，倒文则曰慢易。《乐记》又云：“望其容貌而民不生慢易也。”慢易即怠忽，与畏惧相反。而《方言》云：“谩台，惧也。”谩台即慢怠，与慢易同，而又为畏惧之意，与慢易相反。盖怠忽谓之慢易，畏惧亦谓之谩台也。

《周书·谥法解》：“中情见貌曰穆。”是穆有诚信之义。《方言》：穆，信

也，穆与睦同。《广雅》：睦，信也。穆与缪同。《尚书·金縢》篇“穆卜”，《史记·鲁世家》则作“缪”。《集解》引徐广曰：“古书穆多作缪。”而蔡邕《独断》曰：“名实过爽为缪。”是诚信谓之穆，而不诚亦谓之穆也。

《尔雅》：“介，大也。”《方言》、《说文》：“乔，大也。”故大圭谓之玠圭《说文》，大丘谓之介邱《左传》服注。是介训为大。而《易经·豫卦》：“介于石。”马本作“拈”，注云：“拈，触小石声。”虞注亦云：“介，纤也。”《周礼·司市》：“莅于介次。”郑注云：“介次，市亭之属别小者也。”而芥为小草，《庄子》释文。髀骹为小骨，礧砢为小石，《广韵》。则介字又有小义。是介字兼有大小二义也。字有异训，类此者甚多。

《左氏传》宣公十二年云：“取其鲸鲵而封之，以为大戮。”杜注云：“鲸鲵，大鱼名。”疏引《广州记》：“鲸鲵长百尺。”而《庄子·外物》篇曰：“守鲋鲋。”释文引李逵注云：“鲋鲋皆小鱼。”是鱼之大者谓之鲵，小者亦谓之鲋也。

《说文》云：“麋，大鹿也，牛尾一角，从鹿置声，或从京。”盖京义多训为大。故加鹿则为麋，加鱼则为鲸。而《山海经·中山经》云：“尸山，其兽多麋。”郭注云：“似鹿而小。”《汉书·地理志》云：“地多麋麋。”颜注亦云：“麋似鹿而小者。”与郭注同。是兽之大者谓之麋，其小者亦谓之麋也。

《广雅》：“终，竟也。”故终有末义。如《易·杂卦》“女之终也”，《书·君奭》“其终出于不祥”是。然终又训为自，则有从、起之义。《汉书·南越传》云“终今以来”，犹云自今以来也。此一字兼含二义之证。

《左传》昭元年：“五降之后，不容弹矣。”《后汉书·李固传》：“而容不尽乎？”容，即可义。又《后汉书·杨秉传》“容可近乎”，《三国志·辛毗传》“容得已乎”，容与庸通，又训为岂。是“可”义为“容”，“岂可”之义亦为“容”也。

“一”为决定之词，《檀弓正义》说。而《论语》“一则以喜，一则以惧”

又为或词。

“颇”为略少之词，如《叔孙通传》“愿颇采古礼”，《王莽传》“略颇稍给”是。而《汉书·灌夫传》所言“灌夫颇不讎”又为多词。刘淇说。

“宜”为应合之词。如《诗·大雅》“宜民宜人”是也。而《孟子》“宜若可为也”，则“宜”为“计而未定”之词。盖应合为宜，计而未定亦或用宜。

“岂”为屏绝之词。而《汉书·丙吉传》“愿将军详大议，参以蓍龟，岂宜褒显，先使人侍”，则为或可之词。盖“不可”为岂，“或可”亦为岂。

“苟”为诚词。如《论语》“苟志于仁”，朱注曰：“诚也。”又为粗且之词。《诗》“苟亦无然”，郑笺云：“且也。”

“诚”为实词。如《孟子》“是诚何心哉”是也。又为未定之词，如《史记·秦本纪》“诚得立”是也。

“始”谓之“原”，如原来是。“再”亦谓之原，如原蚕、原筮、原庙是。《尔雅》“原，再也”，亦其证。

使用器物之词同于器物之名例

《书经·顾命》篇云：“一人冕执刘。”郑注云“刘，盖今钁斧”是也。又《尔雅·释詁》云：“刘，杀也。”《方言》、《广雅》均同。《左传》成十三年“虔刘”，杜注亦训为杀。盖杀人之器谓之刘，而杀亦训刘。

《说文》云：“剑，佩刀也。”而晋潘岳《马汧督诔序》云：“汉明帝时有司马叔持者，白日于都市，手剑父仇。”盖杀人之器谓之剑，而以剑杀人亦谓之剑。是犹刀谓之刃，以刃加人亦谓之刃也。

《说文》云：“慢，铁圻也，或从木作慢。”《尔雅·释宫》篇云：“慢谓之圻。”李巡注云：“慢，一名圻，涂工之作具也。”又《吕氏春秋·离

俗》篇云：“不漫于利。”高诱注云：“漫，污也。”漫与幔同，污与圻同。盖涂物之具或谓之幔，亦谓之圻，而所涂之物亦或称为漫，或称为污也。

《方言》云：“苏，芥草也。”郭璞注云：“《汉书》曰‘樵苏而爨’，苏犹芦。”案：《汉书》此语见于《淮阴侯韩信传》中，惟“而”字作“后”。《集解》引《汉书音义》云：“苏，取草也。”又《庄子·天运》篇云：“苏者取而爨之。”李颐注云：“苏，草也，取草者得以炊也。”王逸《楚辞章句》云：“苏，取也。”苏或去草作稣。《说文》云：“稣，杷取禾若也。”稣即苏字，故均有“取”字之义。盖草谓之苏，取草亦谓之苏。是犹草谓之刍，如刍豢之刍是。而取草亦谓之刍，《孟子》“刍豢者往焉”是。薪谓之樵，而采薪亦谓之樵也。又，取草为刍，而取草之人亦曰刍豢；采薪为樵，而采薪之人亦曰樵夫。是又展转相称之名词也。

双声之字后人误读之例

《书经·虞书·益稷》篇云：“克谐以孝，烝烝乂，不格奸。”格，《史记·五帝本纪》作至，此虽古训，然未得经文本旨。案：格奸二字为双声，即扞格二字之倒文也。《礼记·学记》云：“则扞格而不胜。”注云：“扞格，坚不可入之貌。”《释文》曰：“扞格，不入也。”扞格二字，倒文则为格奸。扞从干声，干格亦一声之转。不格奸者，犹言不扞格，言舜处家庭之间，无所障塞。即《论语》所谓在家必达也。若解为“不至于奸”，则失古语形容之旨矣。《孟子·尽心》篇云：“山径之蹊间介，然用之而成路。”赵注以介然为句，孙奭《音义》云“间，张如字”。案：间介亦双声字，然字当属下读。间介者即扞格之转音，亦即格奸之倒文也。间介二字，形容山径障塞之形，故下文云“然用之而成路”。汉马融《长笛赋》云：“间介无蹊。”李善注引《孟子》此文解之。此盖汉儒相传之旧读。自赵氏不达古训，妄以介然为句，非也；朱子又以介然属下句，而